

【观影笔记】

是故弄玄虚还是艺术杰作 看不懂的《长江图》

□云中

在说电影之前,我必须先扯几句没用的,是关于“看的方法”。从欧洲绘画史的变革角度,最常用的是透视法,技术上呢,有远近法、明暗法。单拿透视法来说,就是把我们的眼睛变成这个可见世界的中心,这样可见世界就会因观察者看的方法不同而产生不同的逻辑分布。上个月我的一个朋友写了一篇关于《路边野餐》的影评,其中有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大概意思是质疑是不是所有艺术电影都可以不需要讲逻辑,让人看不懂就是好的,就是艺术?请先允许我微微一笑,先将其搁到一边,我们说《长江图》。

最早听说《长江图》是在今年年初,第66届柏林电影节首映,它是唯一入围的华语片,获得了“杰出艺术贡献银熊奖”。不仅如此,它还号称“魔幻现实主义”的中国最后一部胶片电影。本来以为这样的高开,要能让它和《白日焰火》一样赢得票房,要也会像《路边野餐》一样赢得口碑,但没想到实际情况是,偌大的影厅里只有七个人。许多影评人用“无病呻吟”、“故弄玄虚”来形容它。不得不承认,在看完《路边野餐》不到一个月以后,这部风格、手法甚至叙事结构都非常相似的电影再看起来至少失去了一半的冲击力。同时,相比小成本的《路边野餐》,它真的很不讨巧。

那么,《长江图》到底是什么?这不是一个常规的类型故事,有人说,它甚至与上世纪90年代以来贾樟柯、王小帅等第六代导演惯常的写实主义风格大异其趣。它会让初观者感到不

适,就连导演自己都说,一大半的人第一遍是不会看懂的。老船主过世,曾经不务正业的诗人儿子高淳子承父业,从上海沿长江溯流而上至宜宾运货,出发之际,他在船中找出了写于几十年前的诗集《长江图》。从上海出发开始,在一路停靠的江阴、南京、荻港、铜陵……高淳总会遇到一个叫安陆的女子,而奇异的是,每次靠岸遇到的安陆都处于不同的时空线中,她们是成为妓女的安陆、修行过的安陆、出轨的安陆、纯真未谙世事的安陆。在这里,

显然长江并不是一条河,不是空间意义上的,而变成了一条纵向的倒退时间之流。一对男女就这样在相向而行的移动中相遇,产生纠葛。然而这部电影的讲述方法太信屈聱牙了,它和观众之间的距离就像安陆和高淳一样,差一个时间的距离。即使在西方,展现这种魔幻内核的故事时,也是要有相对应的物理提示的,比如,穿越时空的旋转门等物理实体。但《长江图》则不然,它首先有一套自己完整的叙事逻辑,在这里魔幻即现实。对此,导演自己是这么解释的:“我要的是虚实相生的气质,实和虚之间做无缝连接的感觉。观众以为它是虚的时候,它就实了,当观众觉得它实了的时候,忽然又不可理解了,中国艺术电影一直以来都有个社会表层写实的传统,《长江图》不是这样的。”在这种角度上,称之为“中国文化史传的一次野心试航”,我想并不为过。

当然,《长江图》并不完美,比如诗化的过度运用,但这并不妨碍我把它当做本年度我看过最好的国产电影之一,它应该在中国电影史上有一定地位。为什么?这就要说回开篇我所提到的“看的方法”的问题。

我们生活在众人的眼光以及自己局限的眼光之中,经年累月,习以为常……你看见的,就是世界,就是事情的全部。“当这包围着我们的眼光内化成我们身体的一部分时,我们会变成,我们想要看到的东西,我们才看得见,而那些我们不想看见的,果然也就看不见了。”(朱天文语)这个时候,就需要有创造者出

现。何为创造者?就是有异眼光的人,就是可能在短时间内被无视、被误解、被扔砖头的那些人。他看到了某些你没看到的,然后截取出来,呈现在你的面前,他们就是把你习以为常的东西予以“陌生化”的人;他们打破你一直以来拼了命去维持的东西,让你愤怒:我坚守的为什么你能如此轻视?

《路边野餐》的时空循环逻辑是让人陌生的,《长江图》的虚实转换更让人陌生。但你能说《路边野餐》没有逻辑吗?尼采有个无限循环理论,他提出一个假设:宇宙是由巨大但数量有限的可能态组成的有限能量集合。《路边野餐》刚好与之暗合。还有物理学里量子无限、遗失的过去无处不在等等理论,都有强大的科学根据在里面。你觉得瞎扯,但我说你是没有看到。《长江图》就更繁杂了,恕我无法一一梳理。

在这里我要做的不是用我贫瘠的物理学和哲学知识解读电影,而是想表达:看的方法有许多种,你以为不合常理的,没准哪天就会突然产生共鸣。《长江图》在格局上是超过《路边野餐》的,它关注的并不是世俗的小问题,这也从根本上给观影者限制了门槛。电影里的人物、场景每一个细细想来都是象征的符号,我看得累,相信导演拍的时候更累。也许今天用透视法、远近法、明暗法……我都无法理解这部作品的全部,但没准明天我学会了其他“看的方法”呢?我从没看懂过梵高的画好在哪里,但我知道那可能只是由于我自身视角有限。

【文化论坛】

除了“IP原著”, 我们还能读什么

□许民彤

前段时间有媒体对2016年上半年图书出版阅读情况进行了盘点、梳理、分析,其中最值得关注的现象就是“畅销书界,IP原著大爆发”,各种畅销书借助电视剧的热播纷纷走红,进入读者阅读的视线,但是,中国原创文学却出现了告急的状态。

热播影视剧引发读者关注其同名原著作品这一现象在2016年图书排行榜中仍然明显。提到上半年最火的IP电视剧(指在有一定粉丝数量基础上的国产原创网络小说、游戏、动漫为题材创作改编而成的影视剧),《欢乐颂》当之无愧,甚至剧中一句台词就能让冷门经济学著作《集体行动的逻辑》卖断货。《欢乐颂》催生畅销书的同时捧红了原著作者阿耐。据报道,阿耐的另一部《大江东去》也十分畅销,甚至出现了六次断货的情形。5月底,号称“国内首部翻译职场题材”的《亲爱的翻译官》接下接力棒,原著小说《翻译官》创下首印20万册的纪录,成为青春文学类最热销书,同时将“口译”这个冷门职业带入大众视野,极大地促进了职场小说的发展。而全球级重磅IP电影《魔兽》的登陆更是为书影联动添了一把火,全中国掀起一股“魔兽情怀”热潮,据报道,不论是官方小说珍藏套装,还是《杜隆坦》电影小说,均出现断货现象。

在“IP(知识产权)”热中,不仅“影视IP”一词被各家影视公司热炒,同时,资本市场助力“IP热潮”,影视公司选择投资也是“无IP不投”,纷纷购入大量网络小说版权,致使网络版权费虚高不下。如今,“IP”热波及图书出版界,“IP原著大爆发”,影视IP的原著作品在各大榜单上占据了重要位置;同时,IP效应已然至电子书领域,出版业新产品格局正在成型,原著小说被“爆买”,甚至连一句台词也能催生畅销书……

这说明,“IP”不仅能提供图书版权,提供一个独特的故事和文化创意,还可以产生巨大的商业文化效益,这恐怕就是“IP”、“图书IP”带来的文化、商业的价值和意义,结果,图书出版出现哄抢“IP原著”的局面,自然不难理解。这样看来,能够带来市场效益的“图书IP”稀缺不足,最终形成了“僧多粥少”、相互“抢食”,甚至到国外抢购文化“IP”的情形。不过,业界出现“原著小说被‘爆买’,连句台词也能催生畅销书”这样的局面,也凸显了在对“IP”热的狂热追逐中,急功近利、“一窝蜂”的文化浮躁现象。

出版界人士龚曙光说,“IP并非新事物,以图书作品为原型的跨媒介产品早已有之。其之所以成为当下出版界热议的话题,是因为全行业的话题缺失所致。”事实上,将小说《林海雪原》改编成京剧、连环画早已有之,这是发挥了“IP原著”的文化文学品牌的延伸价值;《红楼梦》以及其他很多经典文学作品被多种艺术样式改编诠释,同样也是如此;时代的、社会的和现实的一些民生热点、焦点问题也可成为“IP”故事,时代和现实提供了大量可以成为“IP”的素材和题材,所以,似乎并不能说“图书IP大热是缺少话题所致”。在这个时代中,在社会生活中存在着很多文化的、精神的、关于人的生存命运的话题,关键是我们缺少发现,缺少潜心真诚寻找,缺少文化创造。所以,在“IP原著大爆发,中国原创文学告急”的表象下,实际上折射出的是文化创造力不足的问题。

的确,为什么IP原著小说被“爆买”以至连句台词也能催生畅销书?这其实是一些文化产业公司、出版社仅仅盯着借助影视剧热播而出现的那几个“网红”畅销书作者,盯着那几本因热播影视剧做推手而出现在畅销书榜上的作品,这自然在“IP”版权追逐中感到“僧多粥少”、IP文化资源缺失。

很多人都说,现在我们文化最大的缺憾,就是具有原创价值的内容越来越成为稀有文化资源。当下,影视剧“IP热”、图书“IP热”高烧不退,但我们切勿忘记,文化的创造力、精神产品的原创力、文学艺术的创新能力,才是一切“IP”的根本和基石。



【荧屏背后】

与真实的乡土青春 《余罪》中的『小镇青年』

□杨俊雷

网络剧《余罪》上线以来,播放点击累计超过60亿次,略等于全球当前人口的总和。是什么吸引了海量的连续观看,让近乎全球人口总量的点击开启各种式样的屏幕?

《余罪》改编自同名网络小说,互联网写手常书欣仿佛从明清之际的评话书人转世而来,在《余罪》中再次显影了一个高度民间化的本土世界。这个仿古环境洋溢着水浒式的草莽英雄气,很多在青年教育中长久以来充当核心概念的词汇,变成了真实可感的个体艺术经验,带着有体温的真诚情愫,刷新警匪小说的阅读与想象。

常书欣笔下这个名为“余罪”的主人公既贱且痞,故事属于罪案类型。然而,正是这个“一心从众,滥竿充数”的青年,通过实打实地刻苦工作成为“脱颖而出的警界先锋”,围绕他的形象又聚拢起很多可供辨识的青年群像。在中国古典传统都已一一被短视而急功近利的投资人翻拍成伪魔兽电影的今天,在电视荧屏上到处充斥着海外版权节目的今天,“余罪”和他的朋友们,这群真实而独特的中国小镇青年,人生故事中不混杂对异域文化的模仿,形象塑造也部分地远离了概念先行的功利主义,恰恰揭示了一个被忽视已久的重

要现实:在“小镇青年”这个笼而统之的概念之下,是无数个独特、真实的乡土青春。

所有关于青春的叙述都带有特别的感染力。海明威对年轻人说“这个世界很美,值得为之奋斗”,聂鲁达则说“生命如此丰富,而且充满哀伤”。关于青春的感知和描述如果不是为了廉价催情,就往往宿命般的兼具激情以及热情焚尽后的空虚。

在当前北上广云集了最大多数青年就业的时代表征下,《余罪》使人们看到,那些不曾远离故乡的年轻人是如何有意义地度过小镇上的青春。继而,围绕“余罪”的一干青年兄弟,同样的卑微贫穷,又同样的热血义气。他们互相理解彼此身上的毛病、癖好,甚或劣根性。《余罪》用平缓的笔调写出了小镇青年怎样通过刻苦工作将自己发展为有社会价值的职业人,使“小镇青春”具有了自我实现的

自由度。

作者常书欣发微博称:投资方买断版权,却宁可另编一个新故事,和原著完全不同,毁了余罪IP。力挺原作的忠实读者也纷纷登上豆瓣给第二季打出低分,于是一边是飓风般增长的数十亿点击量,另一边却是疾速暴跌到勉强过7分的成绩。造成网剧远逊于网文的主要原因,就是貌似青春剧的改编流失了小镇青春独有的二度自由。

《余罪》中,乡间偷牛案激发了人之为人的“不忍之情”,“这事怎么着也让人觉得心里堵得慌”。内心本能中的怜悯促使青年们超越了囿于自我欢愉的自利主义和快乐原则,升华为超道德的社会价值询唤回应,将自身的主体能力与心智智慧“主动而自由地”置入“集体对我的需要”,通过扩大行为的利他性质,推升个体价值的境界。小镇青春中的二度自由至此表现出超越物欲、超越拜金的精神况味。难道不正是这个十足中国气质的英雄梦境吸引了数十亿的点击?小镇青年从赋形伊始的“贱人余”一步步成长为“以血为证”的勇士,在无形中重合了斯皮尔伯格最为尊崇的“内心故事”:英雄不是文学中的构想,他们是所有历史的核心。

(据《文汇报》)